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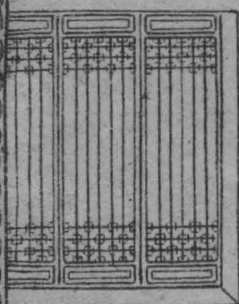
增評加註全圖紙樓夢



晴
宵
話
解



意錦一靜
日玉生



賢猿
人矯
烘歲
寐
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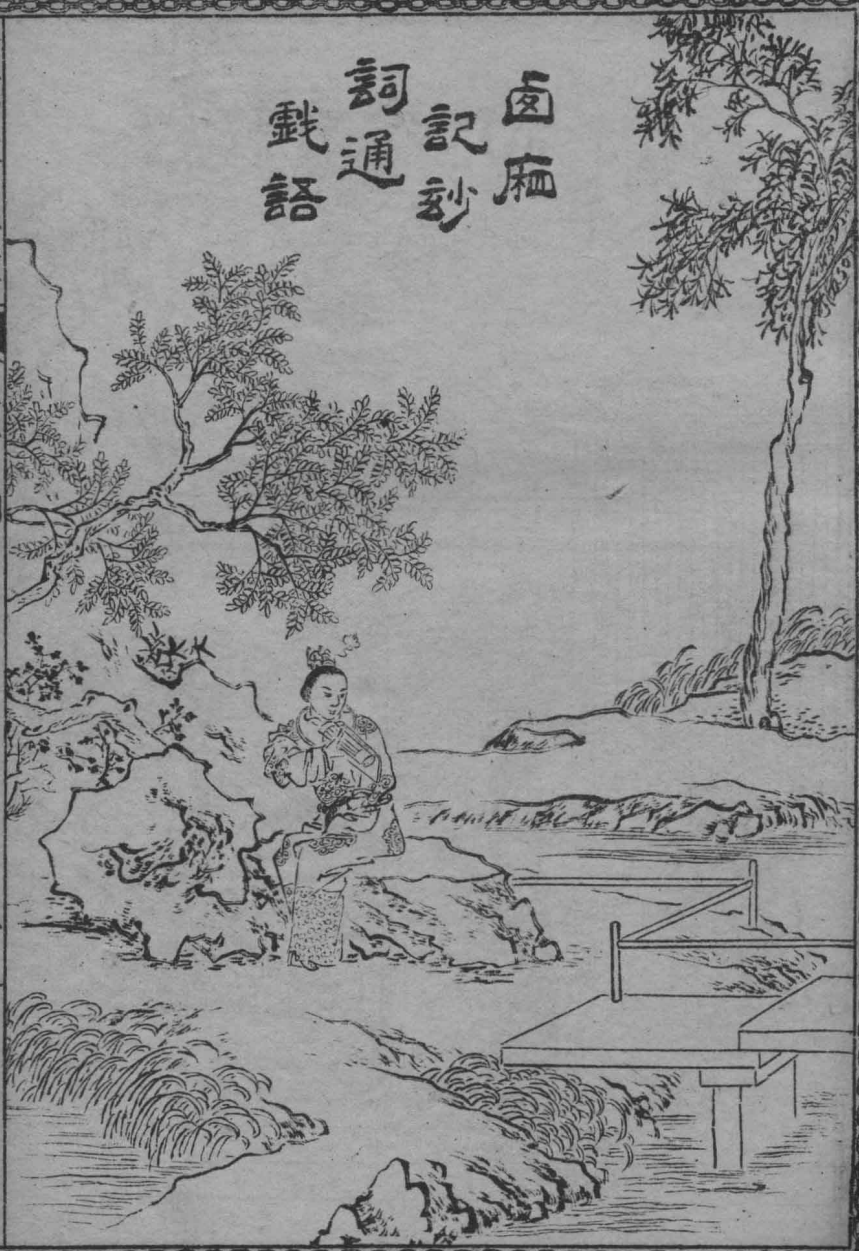
俏平兒先與話底賁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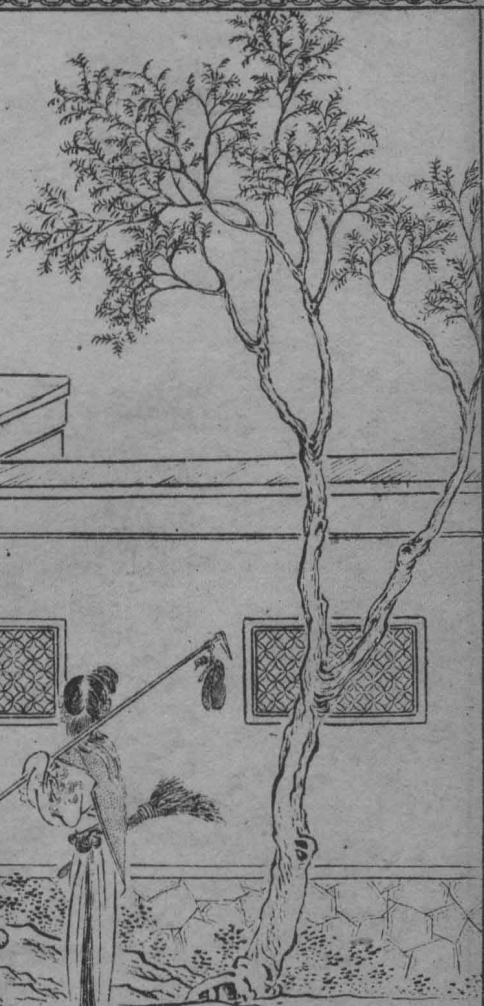
西廂記詞話

增評加註全圖紅樓夢

卷三 圖



牡丹亭
驚心
芳心



魘魔
灋井
搜逢
五鬼



通靈玉

蒙蔽

遇

實

去



涪
翠亭
寂
戲
彩
蝶



埋香冢
黛玉
泣殘
紅



增評加註全圖紅樓夢卷三

第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語

意綿綿靜日玉生香

話說賈妃回宮。次日見駕謝恩。並回奏歸省之事。龍顏甚悅。又發內帑彩緞金銀等物。以賜賈政。及各椒房等員。不必細說。且說榮寧二府中。連日用盡心力。真是人人力倦。各各神疲。又將園中一應陳設動用之物。收拾了兩天方完。第一個鳳姐事多任重。此人是別人或可偷閑躲靜。獨他是不能脫得的。二則本性要强。不肯落人褒貶。只扎掙着與無事的人一樣。第一個寶玉。卻是極無事最閑暇的。偏這一早襲人的母親。又親來回過賈母。接襲人家去。吃年茶。晚間纔可回來。因此寶玉只和衆了頭們擲骰子。趕圍棋作戲。正在房內頑得沒興頭。忽見了頭們來。回說東府裡珍大爺來請過去看戲。放花燈。寶玉聽了。使命換衣裳。纔要出去時。忽又有賈妃賜出糖蒸酥酪來。酥酪隱言乳哺寶玉想上次襲人喜吃此物。便命留與襲人了。自己回過賈母。過去看戲。誰想賈珍這邊唱的是丁郎認父。黃伯央大擺陰魂陣。更有孫行者大鬧天宮。姜太公斬將封神等類的戲文。條爾神鬼亂出。忽又妖魔畢露。內中揚揚過會。號佛行香。鑼鼓喊叫之聲。遠聞巷外滿街上。個個讚好。熱鬧戲別人家。斷不能有的。陰魂陣關天宮斬將封神固熱鬧矣。何以丁郎認父亦在其中。且第一便舉此戲。可見為歸省無所不至。新將封神則同歸於盡。而為呂尚戲書至金玉兩呂既成玉做和尚去矣。寶玉見繁華熱鬧到如此不堪的田地。不堪二字新鮮書中熱鬧處皆共寫不堪處也。滿街上人何能

此解

只略坐了一坐。便走往各處閑耍。先是進內去和尤氏並了頭姬妾說笑了一回。便出

二門來。尤氏等仍料他出來看戲。遂也不曾照管。賈珍賈璉薛蟠等只顧猜謎行令。百般

作樂。縱一時不見他在坐。只道在裡邊去了。也不理論。至於跟寶玉的小廝們。那年紀大

些的。知寶玉這一來了。必是晚間纔散。因此偷空。也有會賭錢的。也有往親友家去吃年

茶的。名烟已伏其中。是書無一突筆。或賭或飲。都私自散了。待晚間再來。那小些的都鑽進戲房裡。瞧熱鬧去

了。寶玉見一個人沒有。因想這裡素日有個小書房。內曾掛着一軸美人極畫的。得神今日

這般熱鬧。想那裏自然無人。那美人也自然是寂寞的。須得我去望慰他一回。奇情異致。迥不猶人。想

著。便往那廂來。剛到窗前。聞得房內呻吟之聲。寶玉倒唬了一跳。想着。敢是美人活了。不

成。一部紅樓。作如是觀。乃大着膽子。蹣破窗紙。向內一看。那軸美人卻不曾活。卻是茗烟按着一個女

孩子。也幹那警幻所訓之事。此提第五回是說情。之始是襲人文字。寶玉禁不住大叫了。不得一脚踹進門去。將那

兩個嚇開了。抖衣而顫。茗烟見是寶玉。忙跪下哀求。寶玉道。青天白日。這是怎麼說。珍大爺

知道你是死是活。一面看那了頭。雖不標緻。倒白淨些。微亦有動人心處。任是無情也動人。實是寶釵文字也。羞

的臉紅耳赤。低首無言。寶玉跺脚道。還不快跑。一語提醒了那了頭。飛也似的去了。寶玉又

趕出去。叫道。你別怕。我是不告訴別的人。的急得茗烟在後叫祖宗。這是分明告訴人了。

文情絕倒。真寫得出。而絳雲軒案作。者是不告訴人。而又分明告訴人。寶玉因問那了頭。十幾歲了。茗烟道。大約不過十六七歲了。寶

玉道。連他的歲數也不問問。別的自然越發不知了。自注其書都是如此朝雲的。可見他白認得你了。可憐

玉道。連他的歲數也不問問。別的自然越發不知了。自注其書都是如此朝雲的。可見他白認得你了。可憐

玉道。連他的歲數也不問問。別的自然越發不知了。自注其書都是如此朝雲的。可見他白認得你了。可憐

可憐。又問名字叫什麼。茗烟笑道。若說出名字來。話長。真正新鮮奇文。他說他母親養他的時節。做了一個夢。

是一夢。夢得了一足錦。上面是五色富貴不斷頭的卍字花樣。有舒袖有經緯花樣

些造化。是新奇是為文章造化特自撰說着。沉思一會。此一沉思最關緊要茗烟因問二爺為何不看這樣的好

戲。寶玉道。看了半日。怪煩的。出來逛逛。就遇了你們了。這會子做什麼呢。閑閑茗烟微微

就笑道。這會子没人知道。我悄悄的引二爺往城外去逛一會兒。再往這裏來。他們就不

知道了。寶玉道。不好。仔細花子拐去了。不是寶玉說孩子話。上半回正襲人拐寶玉處。寶玉被花子拐去也。襲人姓花。透筆敏妙絕倫。且是他們知道

了。又鬧大了。不如往近些的地方去。還可就來。茗烟道。就近地方。誰家可去。這卻難了。文

恬逸而難了字着眼寶玉笑道。依我的主意。僧們就我花大姐去。尋花乃談情之始照他在家做什麼呢。茗烟

笑道。好好。我倒忘了他家。又道。他們知道了。說我引着二爺胡走。要打我呢。寶玉道。有我

呢。茗烟聽說。拉了馬。二人從後門就走了。幸而襲人家不遠。不過一半里路程。轉眼已到

門前。茗烟先進去叫襲人之兄。花自芳。庭樹不知人去盡。春來猶發舊時花。又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為之花。自芳名義也。隱隱襲人終局。此時襲人之

母。接了襲人。與幾個外甥女兒。幾個姪女兒來家。外甥女兒姪女。兒虛虛一照。正吃茶。聽見外面有人叫花

大哥。花自芳忙出去看時。見是他主僕兩個。唬得他驚疑不定。連忙抱下寶玉來。至院內

嚷道。寶二爺來了。寫得出別人聽見還可。襲人聽了。也不知為何忙跑出來。迎着寶玉。一把

拉着。問你怎麼來了。寶玉笑道。我怪悶的。來瞧瞧你作什麼呢。絕倒襲人聽了。纔把心放下

來

救心二字書之眼目
談情之妙在所必提

說道：「你也胡鬧了。可作什麼來呢？」一面又問茗烟：「還有誰跟來？」茗烟笑

道：「別人都不知就只我們兩個。」襲人聽了，復又驚慌說道：「這還了得？倘或撞見了人，或是

遇見了老爺，街上人踉馬擠，有個閃失，也是頑得的。」活你們的膽子比斗還大，都是茗烟

挑唆的。回去我定告訴姨媽們打你。」茗烟撇了嘴道：「二爺罵着打着，叫我引了來的。這會

子倒推我身上。我說別要來罷，不然我們還去罷。」寫得花自芳忙勸道：「罷了，已是來了，也

不用多說了。只是茅檐草舍，又窄，又不乾淨，爺怎麼坐呢？」襲人之母也早迎了出來，襲人

拉了寶玉進去。寶玉見房中三五個女孩兒，見他進來，都低了頭，羞臉通紅。花自芳母子

兩個恐怕寶玉寒冷，又讓他上炕，又忙另擺菓桌，又忙倒好茶。與初次到寶釵家作大對照襲人笑道：「你們

不要白忙。我自然知道。菓子也不用擺了，不敢亂給東西吃。一面說，一面將自己的坐

褥拿了，鋪在一個椅子上。寶玉坐了，用自己的腳爐墊了腳，荷包內取出兩個梅花香餅

兒來，又將自己的手爐掀開，焚上，仍蓋好，放與寶玉懷內。又照顧手爐然後將自己的茶杯斟了

茶，送與寶玉。彼時他母兄已是忙着齊齊整整的擺上一桌子菓品來。襲人見總無可吃之

物，因笑道：「既來，沒有空去的理。好歹嘗一點兒，也是來我家一趟。」說着，便拈了幾個松子

瓤。松為木，公金母之配，正與寶釵一氣。吹去細皮，用手帕托着，送與寶玉。寶玉看見襲人兩眼微紅，粉光融滑，因

悄悄問襲人道：「好好的哭什麼？」襲人笑道：「何嘗哭？纔迷了眼揉的。因此便擦掩過了。因見寶

玉穿着大紅金蟒狐腋箭袖，外罩石青貂裘排穗褂，說道：「你特為往這裡來，又換新衣服，他

們就不問你往那裏去的。寶玉笑道：原是珍大爺請過去看戲換的。這便是戲中第一入襲人點頭又

道：坐一坐就回去罷。這個地方不是你來的。寶玉笑道：你也家去纔好呢。我還替你留著

好東西呢。光景如畫好東西，詭也像何物一笑。襲人笑道：悄悄的，叫他們聽著什麼意思。是形容一面又伸手從

寶玉項下，將通靈玉摘下來。寶玉入他手矣，便是巧合說通靈。向他姊妹們笑道：你們見識見識。時常說起

來，都當稀罕，恨不能一見。今兒可盡力瞧了。再瞧什麼稀罕物兒。也不過是這麼個東西。

共言輕以肆而隱括中庸。說畢，遞與他們傳看了一遍。仍與寶玉掛好，又命他哥哥去。或僱一乘小輪，或

僱一輛小車，送寶玉回去。花自芳道：有我送去騎馬，也不妨了。襲人道：不為不妨。為的是

碰見人。花自芳忙去僱了一頂小輪來。衆人也不好相留，只得送寶玉出去。襲人又抓些

菓子與茗烟，又把些錢與他買花炮放。叫他不可告訴人。連你也有不是一面說著。一直

送寶玉至門前，看著上轎，放下轎簾。籠罩之物。茗烟二人牽馬跟隨，來至甯府街。茗烟命住轎

向花自芳道：須得我同二爺還到東府裏混一混，纔好過去的。不然人家就疑惑了。花自芳

聽了有理，忙將寶玉抱出轎來，送上馬去。寶玉笑說道：倒難為你。於是仍進後門來，俱

不在話下。卻說寶玉自出了門，房中這些丫環們都越發恣意的頑笑，也有趕圍棋的，也

有擲骰子抹牌的，磕了一地的瓜子皮。偏他奶母李嬭嬭拄拐進來請安。說起波瀾是亦歸着餘文。瞧瞧寶

玉，見寶玉不在家了，丫環們只顧頑鬧，十分看不過，因歎道：自從我出去，不大進來，你們越

發沒樣兒了。別的嬭嬭越不敢說你們了。規規矩矩口吻，通而覺其言甚悲。那寶玉是個丈八的燈臺，照見人

家照不見自己的。只知嫌人家腌臢。這是他的屋子。由着你們遭蹋。越不成體統了。言之慨然

這些了頭們。明知寶玉不講究這些。二則李嬪嬪已是告老却事出去的。如今管不着了。

他們因此只顧頑笑。並不理他。那李嬪嬪還只管問寶玉。如今一頓吃多少飯。什麼時候

睡覺。一乳母耳寫得恁親切是加一倍法了頭們總胡亂答應。有的說好個討厭的老貨。李嬪嬪又問道。這盞碗

裏是酥酪。怎不送與我吃。適入元妃映合乳哺是乃元妃所賜天錫之者說畢。拿起就吃。一個了頭道。快別動。那是說了

給襲人留着的。回來又惹氣了。你老人家自己承認。別帶累我們受氣。李嬪嬪聽了。又氣

又愧。便說道。我不信他這樣壞了腸子。別說我吃了一碗牛奶。就是再比這個值錢的。也

是應該的。難道待襲人比我還重。談情之始首在襲人未談之先必敘此一事正壞天倫而阻歸省處也難道他不想想怎麼長大了。

其聲厲甚其如何不思我的血變的奶。吃的長這麼大。如今我吃他一碗牛奶。他就生氣了。借映鞠育而凡乳母口角

氣餒我偏吃了。看他怎麼樣。你們看襲人不知怎樣。那是我手裡調理出來的。毛了頭什麼

好物兒。是必借他一罵一面說。一面賭氣將酥酪吃盡。又了一頭笑道。他們也不會說話。怨不得

你老人家生氣。寶玉還送東西孝敬你老人家去。豈有為這個不自在的。李嬪嬪道。你也不

必妝狐媚子哄我。打量上次為茶捧雪的事。我不知道呢。反我第八回自寶釵處解歸事而用補筆收拾萬雪萬道也寶釵襲人是為一致凡此皆

以影定形錄寶釵於百二十回之外明兒有了不是。我來領說着。賭氣去了。少時寶玉回來。命人去接襲人。只見

晴雯躺在床上不動。寫出不曉事之晴雯乃黛玉影子寶玉因問。敢是病了。再不然輸了。秋紋道。他倒是贏的。

誰知李老太太來了。混輸了。他氣的睡去了。寶玉道。你們別和他們一般見識。由他去就